



鷗齋先生文鈔

上

K990
KA35
カ6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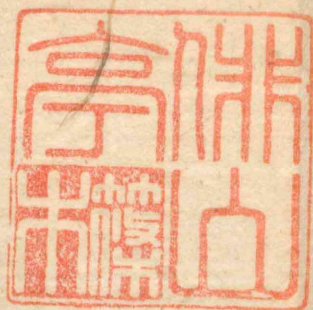
K990
KA35
760-1

文政丙戌新鐫

吉備白谷先生輯

鵬齋先生文鈔

浪華書肆 定榮堂藏版



鵬齋先生文抄序

氣由養而充識由學而高氣充
識高則立言闊博意之所命筆
之所至雖我亦不能知焉猶如
太極一氣隨物播形志付之自

然無技有腹藏萬卷而毫端淺
者氣不充識不高之過也文法
至此更無餘蘊矣其點化妙用
在人自得而非手畫口訣之
所能至也斯言獲之於家庭而

余遂不能然矣備前仁科禮宗
天資豪爽氣高一世其胸次之
蘊洩而成章皆鉅篇大筆滔滔
湧發觀者悚然動色嘗負雲囊
仗長劍躋富士沙鳴門拍手高

朋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叫敲動天門氣蓋龍宮於是心
目豁如顧青衫而自咲其文一
變為雄渾灑噩之風尤喜家君
之文每誦一篇必謂典雅闊博
真儒者之言也友謂我溢評誰

知我言之當耶往塗數百里三
款家君之門而不厭手執稿本
披十餘篇哀繕命工夫不吝盛
事我役也而怠惰不振逢此義
舉使我忻愧交位其未詮次者

亦得白家君而繼之爾

文政五年壬午正月

男長樺識

關思亮書



鵬齋先生文鈔序

魏晉以來文章之廢久矣。至唐韓柳氏出而拯其弊。宋歐陽修輩亦宗古文。於是八代五季之弊蕩然而盡矣。至明作者猶不乏。而李獻吉獨出新奇。首唱所謂修辭者。于鱗元美輩附其後塵。局守其腐株。擊牙戟口。立辭艱澁。詰屈其體。怪僻其字。鉤章棘句。句周章刻。剽掠相矜。摹擬相高。以謂

陞左氏司馬之堂與而不自知為妄庸巨子。剽竊之譏曷免焉。然則乞火寄汲固不如燧鑿割錦裂繡亦何如綈繒。學者宜察焉。物茂卿本邦文學巨擘也。惜為李王所眩。使後來耳食徒競逐其弊。近世有悟其非者。攻擊排擯痛加針砭。然而未克矯其弊。蓋力不足也。如今世操觚家愈卑愈陋。其才與學亦愈劣。或竊取莊列緒餘。造

語至不可解為絕妙。或經傳史子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或輕儗其情狀。諧謔其口舌。如俳優立此應彼。然此無它。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也。蓋言之無用。譬諸玉卮無當。言之無實。譬諸畫餅羽飾無益。飢寒學者宜悟焉。予嘗周遊天下。徧探師友有專文壇者。則必攘袂登門叩而問之。如有所解悟者。然觀其所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第... 卷...
作為則如乞火寄汲然。如割錦裂繡然。如無當卮然。如畫餅羽飾然。然則曷足崇焉。其以古文自命者。脩靡為體。淺易為質。其氣固已蕭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甚者至牛鬼蛇神揮霍自恣。居之不疑。翻謂能出一家之風格。噫。弊也亦甚矣。及至東武初謁鵬齋龜先生。望洋神氣竭矣。叩其經學則卓說駕古。其詩則

控乾掀坤。雄宕驚人。其文章則古奧典雅。如商彝周鼎。羅列於前。觀者不能詳其名也。宏健浩深。如高山大川。雄峙奔洶。數百里外。重疊之形。屈曲之勢。使人目愕魄褫。不能具說其狀也。自非大才力以成一家者。其誰能臻此。豈希風左氏。斟氣司馬。以肆如此之文字歟。乃可以與古人馳騁也。可以一洗近世修辭家之陋習也。亦可以

為後來學文者之法也。但惜於舉世聾聵中而獨以黃鐘大呂鏗錡于其間。蓋無有聞者矣。嗚呼世之學者先入韓歐之門而後闕西漢先秦之境。如先生之所作。則庶幾斯文之不亡也。

文政五年壬午孟春

備前 仁科幹撰

鵬齋先生文鈔卷之上

備前仁科幹禮宗 編輯

序

增攷孝經鄭氏解補證序

李唐之初。孝經注有孔鄭二本。遣唐使入于彼方。併得之。歸獻於朝。淳和帝時立之學官。二注俱行。其後至貞觀二年。改下制。黜孔鄭二注。立御注一本於學官。於是二注俱廢。然其書未逸。是以東大僧裔然齋鄭注一本入于宋。而進之。乃藏于祕府。人罕得觀之。乾道中。熊克袁樞得之。刻于京口。

學官金源之亂再佚之云。本邦建武以來兵革相接。學令永廢。典籍之散亡者不尠。鄭注亦佚於。是彼此偕亡之。本邦幸以魏文貞公羣書治要之存得見鄭注孝經焉。然如其注則魏氏自刪畧其文而不全載之。裁通其義耳。魏氏編書之體宜然。但至今日而觀之。則不爲無憾焉。余故謂治要所載鄭注孝經曰魏氏孝經。抑有以矣。曩歲尾藩岡田挺之刊治要所載鄭注孝經。附之海舶。投于彼方。彼方學士洪頤煊獲之大喜。乃擴摭釋文正義及太平御覽北堂書鈔等諸書所引鄭注之言。

哀而補之。以爲補證一篇。誓古之力亦頗勉矣。族子東條弘就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所載補證本。更加考訂。并取臧鏞堂解輯爲之攷證。細加剖析。使瑕瑜不相掩。又拾二氏所遺漏者七條重補之。題曰增攷孝經鄭氏解補證。書成示余。余閱之攷覈甚密。引證尤詳。深考鄭注以發明。今本經文之錯亂。又據鄭義以抉摘。洪臧二氏補綴之前後失所。疏通證明。似無餘蘊。可謂善續鄭氏孝經學之墜緒矣。其功不亦鉅乎。若以斯編再投于彼方。則洪臧之徒觀鄭氏本學在乎烟霧洪濤之外。當爲

駭歎焉。吾又聞之。鮑氏年已八十矣。未知存耶不
其人雖亡。若有紹其志者。得不復採此以載於叢
書耶。且余所嘗稱魏注孝經之名。亦觀斯篇而改
之以復其舊云。弘幼長于余塾。同男梓承家學。庶
幾它日二子俱恢箕裘之業而已。

孝經樓詩話序

姬周之雅頌。則姬周之詩而非我詩也。漢魏六朝
之歌行。則漢魏六朝之詩而非我詩也。李唐三
百年之諸體。則李唐三百年之詩而非我詩也。取非
我詩者以爲我詩。吾則弗知也。夫天道運而不處。

日月爭所。四時相代乎前。山川草木變而不窮。禽
獸蟲魚舟車器械化而無極。百億萬劫。揭故趨新。
古人既逝。今人復繼。其旋轉運動。須臾不止。則耳
目聞見亦逐世而新矣。故古人所無。今人或有之。
古人所不見。今人或見之。古人所不言。今人或言
之。其所言者。非必前人有遺而今人拾之也。然則
今日之詩。取之於今日而足。何須求之於古耶。後
世人心離實自欺。片言隻語。不出於己肺腑。假古
之詞。屬今之事。剽竊踏襲。粉飾極巧。妍者媮之。活
者死之。神奇者臭腐之。如王則卻青用田單之火。

牛居然無所施也。龍文劍角嚴則嚴矣。不知神奇妙用之不在於此。宜矣。其自取奔敗也。今夫假裘於人。著而弗反。則人謂之賊。而彼假詞於古。而爲我詩。於其心慊乎。剽竊踏襲。古人以爲賊。而彼以爲程焉。何自欺之甚。釣是人也。則無喜怒憂悲之動於心乎。則又無觸物感時。見天地事物之變。而可喜可愕乎。苟出於此。而求其辭。則眼觸於今日之物。心感於今日之時。而天地事物之至美至怪。皆可。以述矣。夫如是。則其辭之出於我者。亦如鑿井得泉。汲而不竭。靈通變化。觸境流出。是之謂我。

詩又奚爲垂涎於釘。而嘗其殘膏剩馥。以自饜焉哉。我邦享保寶曆之間。詩人並起。大唱于鱗氏。僞唐詩之風。廼奉僞唐詩選。爲于鱗氏之玉牒。而撫弄後學。一時海內流傳成習。詩道遂壞矣。余友北山先生有所見於詩學。惡其風之僞。恒極口而痛駁之。前著作詩志。彙一書。大駭藝園之耳目。初則皆怪之。久而彼自知其非。而脫舊習者衆。於是重爲詩話一篇。其論極新奇。頗出人意表。傍及于鱗氏僞唐詩選之事。其言足再駭海內之耳目。掃舊習而盡之矣。嗚呼。海內言詩者。因其言而知。

所謂我詩。而復歸我詩者。亦終不遠矣。則先生之
有功斯道者。不尠云。

錦城百律序

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世界之外。復有世界。學者須
勿拘己所見而立之。今域矣。今之學者。識見狹小。
而視天地世界。猶盆中之魚。以斗升水為萬頃之
五湖也。是以析宗植黨。畫界守域。絕衡門之徒。以
為偽學。拒俊才之士。以為夾雜。乃痛加評隲。而謂
孔孟以後。無明眼君子。以二千年來君子為瞽。以
二千年來天地日月為昏。而無光。竟拂二千年來

妙論而歸之己宗。以建立學脉道統焉。其學焉者。
各服其服冠其冠。抄節語錄以資高談。瞑目靜坐。
號為默識。見其風則靄然。君子之風聞其言則淵
淵乎有道者之言也。問其道則危坐怒目。揮塵確
几曰。心外無道。道外無心。扣擊其所學。則於程朱
揚游之外。無所聞知。故有曠世才子一出於其間。
而卓爾獨見。自任其道者。則憮然曰。新論奇說。賊
夫人之子矣。視之如夷狄。忌之如蛇蝎。又何小視
天地世界哉。是以童習白紛。不出崖涘。至於耄期。
終不知起望洋之歎。繫不亦痛乎。余友大田公幹

者當今之才子也。又加之以博識洽聞，是以經術解悟，直越近代之諸家而上之。又有所見，闢宋儒理學，而極為推擊。且雖漢代大儒之言，其不協者亦黜之，廼以一人之見，與棄千載之是非，而以道爲己任焉。世閒拘儒聞其說者，皆駭以爲怪妄。一概唾棄而不顧之，豈知天地之廣博，復有斯軼才哉。公幹以斯才，翻不容於世，窮阨困踣，栖遲衡門，其憂悶或發之於詩，以遣之。頃門人哀其律詩而刺之，僅一百首，皆晚唐尖巧之流也。蓋繼其兄伯恒之志云。故余不加之裁評。雖然，又惡知夫奉釘

鉅淺薄之詩，而小視天地世界之徒，亦不以爲恠妄，而唾棄之耶。嗟乎公幹不信於世，於是乎吾無恠爾。伯恒名命真，號北岸，加州人，肇唱清新尖巧之流，而矯時弊，在于今詩人之前。寬政之初，不幸蚤卒。瓶花旂山二集已行于世。

金詩選序

完顏氏者，趙宋之閏餘也。其天地則趙宋之天地也。其日月則趙宋之日月也。其所據之地則趙宋之中土也。其所撫之民則趙宋之氓黎也。余故云。金源百年之詩，乃趙宋之遺響也。宇文叔通爲紹

興帝之使者終留于北而為異域鬼吳彥高為米
南宮之女婿金人不遣而没于虜庭其外如蔡伯
堅朱師美高子文張德容輩本皆趙宋之詩人也
楚材晉用金人收以為己有假而不歸金源一代
之詩啓風于斯元好問選金詩而不謂之金詩題
曰中州房祺選金詩亦不謂之金詩題曰河汾遺
老蓋有以焉雖然大江者南北之天塹也界國分
治而阻隔不通則彼此好尚自有異同猶拓拔氏
在乎六代間剛壯之氣不混清綺之風矣脫脫正
史不做晉書載紀別立本史合宇文吳氏以下諸

士以為金源人皆編之傳蓋有以焉近顧星五著
金詩選除南冠操楚之士如司馬文季朱少章之
外盡摺摭之列於趙秉文王庭筠之上合謂之金
詩以別南宋其所錄者然也余閱金源之詩雖無
南宋中興高古俊逸之風沉鬱雄健自有中州河
汾之氣其規模之異豈謂不由天塹之分隔哉雖
然夷考之金源宗尚不出乎蘇黃之外百年間詩
既受其遺響則金源之詩不得之於金源而得之
趙宋者諗矣然則完顏氏之於趙宋非獨立國之
閏餘而已謂詩亦非趙宋之閏餘耶余門人館樞

卿應書肆之求。校顧氏金詩選。乞序於余。余於是乎道。

鶴陵子五集序

夫讀萬卷之書。而臨事不能施。何貴多哉。書生席上之說話。徒取辯於言詞之間。揮麈論經世唾手談事功。慷慨深毅。以儒將自居。經濟成編。著書數百卷。而臨事變則瞻前慮後。左顧右眄。無一定之見言。不稱於前事。躊躇猶豫。手足失措。如唐順之是也。讀書略章句。披卷通大義。高卧茅屋。抱膝長吟。如將枯死巖穴。與草木俱腐。及其一起。則智略

區畫。適然會機。而其緯績愧死老生矣。如虞允文是也。韃橐以來。二百有餘年。功臣世祿。將相政卿。皆出其家。是以書生之徒。無事於世。戴章甫冠。誦詩書語。各以儒宗自高。其醞藉可也。其緩頰可也。其大言可也。經濟之學。自許焉可也。然皆不能以期必成之事功也。然則不論勝其任。與不勝其任。亦同以席上之腐談而終而已。噫。是亦易矣。蓋醫之為道也。雖小乎。難於今書生矣。其所謂難者。非道之謂也。謂對病而取驗之謂也。又謂死生存亡之決於其手也。診脈而察病。對病而裁方。藥與症

值所施與所察相符其所施與其所言全應而弗
誤矣其功之速也猶建瓴沃水也其效驗之明也
猶寒暑之切身七十二侯之顯然觀目也其病之
脫也猶執熱者灑清風也然後到處應手而愈若
夫不驗之語無益於理言與術大乖愚夫愚婦知
其庸工而譏之非特譏之也又從而懟之此無佗
焉工拙之分立見也余於鶴陵子為友者二十年
始者未甚信然有患者延而託之其言與術符而
不誤矣吾親見之嗟乎吾童而習詩書白首不能
施之蓋亦以席上之腐談而終而已吾有甚愧於

鶴陵子。鶴陵子家書五集既成乞序於余。余於是
乎言之。

醉芙蓉序

芙蓉翁工於續事。而醉則作之。不醉則已矣。轟飲
酣醉之間。槃礴羸而作者。非獨水墨寫意得其趣
也。雖金碧著色之密畫。神彩飛動。極萬變之妙矣。
故世人稱翁曰醉芙蓉。其醉時所作。積而為冊。翁
自謂畫通於神。當飛化而去。坊賈聞其言。奪而襄
梓。題曰醉芙蓉。蓋從世人所稱云。夫醉者之事。真
也。非智巧果敢之列也。當其醉時。千慮齊泯。萬緣

皆空。雷霆不入耳。山嶽不入眼。不知吾四支百體。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況是非毀譽榮辱利害之閒乎。此翁之畫所以能暢其真而動人者乎。嗟呼。醉邪。醉邪。是真畫者也。梓成徵序於余。余亦醉者也。恆醉而恆狂。狂乃余之真也。其狂得之於醉而暢真。混沌沌若無所復識。然則余又何言。我惟以吾醉狂之真而料度翁醉畫之妙耳。

洗眸百絕序

奧之松島者。天下之絕勝也。一望浩渺。不知涯涘。唯可以搔首青天。決眚滄海矣。而括其風象。攬其

景物。可以獻納於一所者。是謂洗眸閣。廓乎百里。邈乎千里。皆聚於此閣中。而供雙眸焉。古今四方騷人墨客。欲窮松島之幽者。皆眺乎此。云仙臺龍寶寺。上人東與一州弘道之師也。慧炬耀人天。慈雲覆道俗。文采風流。並推倒一州。前任鹽浦。而肇此閣。又擇其奇勝。定以為十景。一一賦詩以標。四方遊人之觀焉。我於是乎。知上人佛海無邊之才。足以容萬方也。上人之弟子松嵐。輯其詩。并採上人平生吟詠。以付其末。題曰洗眸百絕。松嵐遊東都之日。詢詩學於余者也。

假字考序

遍昭空海氏嘗以四十七字母課和歌草書作之
以便於幼學焉。上自公卿大夫子弟。下至於閭巷
兒女子。皆莫不誦之而學之矣。然幼童顛蒙。不辨
書法。字體失本。從形模影。追影索陰。鶻突模糊。秋
蚓折釘。繆戾殊甚。幼童受誤。白首傳弊。彼此因循。
古今沿襲。殆不可讀者有焉。雖學士大夫。亦以此
槩為俗閒通用之體。置而不論之矣。異邦之人。見
以為我東方之國字。蔑視而棄之。豈不亦痛哉。
岡田真澄精國學。兼善和歌。乃因其力以窮空海

假字之所本。又質其草體字形之所出。遂辨後世
所傳受之訛誤。正俗閒所習用之妄謬。本字下每
引韻書以尋音訓之原。別開上格。摘法帖而舉草
體之變。其引證浩博。考訂詳覈。可謂無餘蘊矣。又
揭古人考正之誤。指摘其疎漏。而辨之。考正之義
其不苟者如此。真澄寒川先生之嗣子也。先生以
通濂洛關閩之學。為關東霸府之侍講。真澄以
先生之嗣人。能讀其所遺書。嗚呼。其博弘廣文。益
本乎此。

擬菅原輔正送源賴光奉捕賊之命赴大江

山序

今上卽位已來。天下富饒。彌為理平。天欲固厥命。猶降之警。去冬今春。盜賊群起。大騷天下。劫殺州郡之人民。剽掠良家之婦女。卒徒分群。橫行下。縉紳君子。大僚有位之家。靡不盡受害者。於是訛言彌沸。飛語彌駭。男號于塗。女泣于閨。内外咨嗟。大為官憂。上命檢非違使。而逮捕之。東西兩京之間。戰鞞晝驚。警柝夜鳴。在所戒嚴。防備無弛。余側聞之。賊徒其衆。凡數千人。根據于大江山之重阻。包溪懷壑。扼路為關。圍山繞峯。迫高構寨。

京師謂之輦下。又謂之輦轂之下。

其下則絕壁聳面。深泥滅踝。縋而可上。轄而可涉。其上則譎石詭崖。屹紆鬱干。雲昏猿逕。側出鳥道。斜連。薪者途絕。無由訊之。實大行之複關。天險之重阻。一人守隘。萬夫不能通也。而其徒皆獷狎。獍獠。身擐五屬之甲。手持倍尋之戟。據險以守要害。發砲如雹。飛矢如室。賊首皆以童子為號。渠魁大王。呼為吞酒童子。其貪飲猶海大魚吞小魚。因自稱云。次為茨木童子。蓋取蒺藜之有刺云。俱善隱形之術。魅怪橫惑。幻傾萬變。或污天眷。或誑貞婦。嘗伺其來。皆首被赤髮。面蒙假臉。頤為螺形。腰纏

豹皮偽作惡鬼夜叉之容吹燄吐氣起雲乘霧捷
翔倏忽莫覩蹤跡其所到之地因緣劫殺民畜為
空郡守縣司不能之禁各條悉其狀頻奏罔功
聖天子赫怒臨軒親命四道將軍誓禁旅而征
之將軍等誓首而奏曰兇賊大憝雖殘蠹不聖治
而原其所由則亦是一箇響馬之屬而非拒命叛
臣之類也然則逮捕之云乎豈曰征之乎是非將
軍之任也臣等願罔瀆天職各遜辭以遁之其餘
群將舌皆如斬天子不懌議下廷臣廷臣皆奏
言攝津守源賴光者六孫王之孫滿仲之子也靖

逆奇功首出時傑軍謀密策不愧父祖且所轄將
士皆當今之魁健而躬冒矢石以一當百若用此
人則燎原可滅賊首可唾掌而取矣群議膠牢萬
口一辭皆以為然遂舉源公以應旨焉於是召
源公假之斧鉞禁兵以為假將軍公謝其恩辭斧
鉞禁兵請單身以行天子感其勇畧許以任其
意於是與部下將士平井保昌渡邊綱坂田金時
白井定光卜部季武等僅六人各戴黃冠著道服
負避秦吹法螺踏麻鞋仗金剛杖口誦天尊寶號
偽扮道士候伺名山之裝而就道行李蕭然外無

從屬。余幸續父祖之業。主於淳和獎學兩院之授。教辱源公之知遇者久矣。於是攜酒載肴。就公家送之。乃謂曰。公之先世出於皇胤。皆繫於聖朝。歷世之勲臣。祖六孫王。東征平將門。父滿仲西伐純友。其豐功偉績。載在國史。爛如日星。不待吾言矣。公少而繼箕裘之業。緯武經文之畧。不減前人。雅量風裁。不愧父祖。然則當今之時。瘡痍人民。瘼蕩戮兇回者。捨公其誰屬哉。是上自大臣宰相。下洎朝廷衆臣。群議皆屬公者。可知也。而公今不煩禁旅。不費軍糈。一人平步。歷重阻。卽嚴程。則其深謀。

密策。雖不可測。知擢單身而欲投死地。入虎穴而欲探虎子。可謂泰危矣。而奮然自任。少無憚色。抑以此爲度外之功耶。則公之勇力。倍蓰千古。可知矣。公嘗有言曰。天下之事。使自家之氣力。幹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也。今以斯言考之。所率將士。五人之少。因公一人之氣力。可以當百萬。則其勢之熾。鐵城可吹而倒。湯池可飛而踰者。可知矣。然則公之能擒大憝於山寨。梟渠魁於國門。而寬皇上旰食之憂。而致昇平之樂事者。蓋在乎此。又公蜚英聲。繼父祖之芳軌。使後

世史筆樂書而天下口碑永傳者亦益在乎此。余不俟萬口同聲而唱凱歌于道路之日。而今日預賀公之功者亦益在乎此。於是舉觴而導其行云。

記

遷善館記

古者有庠序學校之制。邦國曰學。鄉黨曰校。皆所以明人倫而教遷善也。建纁自來。承平之化。洽於海內。上自邦國。下至鄉黨。莫不有學。德化愈宣。風俗益敦。猗歟盛哉。琦玉郡久喜鄉。舊為諸侯封邑之地。闔鄉之民。嘗請創建豐舍而教育俊髦。

纁音高弓衣

學字舍也

因仍不果而止。後轉為官府之奉地。都稅司管焉。寬政之初。新改革弊。興學勵俗。丕崇文教。休德霽敷。遐荒萬里之外。治教益盛矣。於是鄉之耆老再集鄰里之人而議之。懇申前請。都稅司早川君大喜之。遂疏朝。朝廷嘉而允之。迺賜地一區。蠲其歲入。與徭役。而長為教諭之所。始事之日。衆心欣愉。繇保甲豪族而下。爭出資財。以助其費。匠氏功竣。告成。廼落而祀之。命曰遷善館。時享和三年癸亥春三月也。蓋自今而後。一鄉之民。所以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不淪胥於

宮室既成。祭之曰落成。曰落成。

夷翟禽獸之域。而鄰里相親。相睦。無爭鬪獄訟之擾者。端在乎斯。斯館若存。則鄉民亦可存。斯館若亡。則鄉民亦可亡。鄉民之命。實係斯館之存亡焉。豈可忽乎。恭惟一鄉之人。入于斯館。登于斯堂。聞道承教。而變頑遷善。永保厥命者。上則昭代文明之化。中則都稅司教導之功。等而下之。則鄉黨耆老獎勸之力也。諒可謂人文之景運矣。於戲。可弗懋哉。闔鄉之人。請記茲勝事。以傳永世。因書其事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文化五年戊辰春三月。

貯雲亭記

雲可貯乎。曰然。雲乃氣也。誰能貯之。曰軒轅氏貯之以命官師。劉李貯之以飛揚於四海。陶弘景貯之以爲山中。相司馬胤禎貯之以昇天。夫雲之初生也。纖纖如縷。少閒相合。而塞于天地之間。其爲狀也。悠然而出。不知其所逝。倏然而收。不知其所止。手不可捉。足不可躡。聞之無聲。追之無蹤。而東西南北莫所不到。天地爲之失其光。日月爲之失其明。海嶽爲之失其容。萬物爲之失其色。王侯大人觸之不能施其威也。龍拏之以飛。雨乘之以降。澤其

澤被人民其功覆萬世而與天地日月為終始焉。小貯之則可小用。大貯之則可大用。惟器之所容。曰何術可以貯歟。曰學可以貯之。孔門七十子皆學於仲尼以貯之。仲由貯之以結纓。曾參貯之以輕爵。澹臺滅明貯之以擊蛟。孟軻學之於子思氏。其器最大矣。故能貯之以蘓齊梁之君。朱雲鄭眾。夏侯玄顏杲卿之徒。皆學以貯之者也。於今為烈矣。聖賢君子有志之士。皆知雲可以貯而學之矣。不學無術之人。又安知所以貯之之理哉。

壽字堂記

刊版之肇已尚矣。六朝以前史書無替焉。隋開皇中。敕遺經悉令雕版。李唐之時。東都敬愛寺再刻律疏印本。孟蜀毋昭裔為宰相。鑿文選遺學者。嗣後馮道刊雕諸書布于天下。於是聖經賢傳歷史百家之諸書與漢魏已來名家文章詩詞。下至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真蹟。皆梓而傳之矣。其人則骨骸已朽。其書則閱人成世。遂轉傳翻鑿。與窮塵劫灰同壽於終古也。嗚呼刊版之功於是為大矣。雖然。工事不精。則不能駭人也。不能駭人也。則世不以傳之矣。其沉淪湮滅。泯然無聞者。其工事不出於

精也。若夫工事精巧，則與其書俱而不喪。故宋槧之
弘爽精妙，世稱為至寶焉。好古欣賞之士，千金購求，
不數蓬山，各自裝潢，匱藏以比禁方。是以到于今，紙
不渝，墨不敝。若手未觸者，宋槧之壽，千載無疆者
如是。而其壽之引，豈非因工事之精耶？故凡物未
必可用，而因巧以傳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
精以傳者亦有矣。方氏墨譜，程氏墨苑之類是也。
工事之精，救其天引其壽者如此。關九鶴者，在土
削刷之名手也。其工非尋常精妙緻密窮極要眇。
天工人工奪造化之蘊，乃一刀之末，能壽聖經賢

傳諸子。又能壽漢魏已來詩詞名人，又能壽古文
籀篆分隸之善書家。又能壽山水人物花卉翎毛
瓌璋麗紗之善畫士。雕鏤之精，能引其壽於千載
之無疆。若夫千載之後，從此而轉傳，翻鏤引以梓
之，則曰九鶴之精，與窮劫同壽而可也。九鶴自顏
其堂曰壽字，非詡其工之精。曰庶幾續吳興金陵
新安三地之工也。余幸於墨汁，因緣有少分焉。殊
喜九鶴之精工，因作記以贈之云。

墨沱梅莊記

墨沱之瀕，葛陂之傍。荒圃鋤而新園成，植之梅一

百株。每歲自立春傳信之候。涉二月啓蟄之節。樹
樹著花。滿園如雪。望之則若白浪翻空。如蓬萊銀
闕在水底而不可近也。若藍田美玉。簇簇駢峙而
生烟也。蘇東坡所謂花如海。蓋是類耶。輒笑袁豐
張幕塞竈。又怪大庾嶺。厯植三十株。而稱天下之
奇焉。莊主曰。鞠塢風流瀟灑。希有之士也。自初植
梅。纔十年。遂為都下第一奇觀之場。巨鎗大碗。幽
人韻士好事之客。皆載酒遊于此。余亦來觀之者
數矣。今茲之春。欲觀其開謝榮衰而窮其始衷終
焉。雪之日。月之夜。雨之朝。風之夕。清明陰晦。旭曦

晚照。皆來寓目於此。而花之喜怒。夢覺。形態。性情
之變。靡不畢究其狀矣。一夕月下酌酒賞之。遂醉
而寢。忽夢一大姬。自稱花孃。率一百美女而來。縞
袂一同。靚妝一齊。如帝釋王。從天女降于毘耶城。
余環視之。膚透如水。骨瑩如玉。韵格孤高。皆有仙
風。實世外之佳人也。花孃謂余曰。昔陸放翁愛海
棠。自稱海棠顛。今先生酷愛梅花。我命先生曰梅
花顛。夫海棠艷矣。梅花清矣。顛於清與顛於艷。其
顛雖同。其趣則異。於先生之顛。我見其清焉。乃使
一美人取觴而勸之。其味如仙漿。飲之。倏覺身香

體輕也。枕頭有咳聲。俄然夢醒。回視無人。唯見莊主挑燈。緡范氏梅譜而批之。乃謂余曰。先生無乃見鬼耶。何呻吟之長。余以夢中所見語之。且謂梅花顛之名。莊主實當之。非吾凡骨所能任也。遂書其言而去。

漱玉園記

武州幡羅郡。玉井邑。鯨井勝喜。邑之豪富也。其父別營室于宅後。築丘植樹。以為菟裘之園。郡有圳焉。自荒川而引水。以灌于一郡之田。乃欲引其水以達于園。以地勢之不便。遂止不果。常謂吾園無

漱玉之觀。為憾焉。勝喜於是凝思殫心。攷其水理。遂疏圳水而引之。其水自丘之西。繞其尾而南。匯而為池。環洄淖瀄。如招而來。蔓衍轉注。為滙者大。小凡三。冷淙可以清耳。瑩徹可以澄心。又植蓮蓄魚。架橋置石。以寓濠濮閒之想。園中幽清者。皆得之於此水云。其父大喜。謂曰。是足以樂吾餘年矣。因自名曰漱玉園。池成。徵記于余。余感其養志之孝。於是乎記。

鵝齋先生文鈔卷之上畢

Blank lined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columns.



Handwritten notes on a folded paper flap,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三山" (Sanzan) and "三山" (Sanzan).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intended for writing, currently blank.

朋齋先生文集卷一

三



群馬県立図書館



0785309-6